

◆ 长篇小说

# 徽州大宅

HUIZHOU  
DAZHAI  
张万金 著

豪门深宅 蓝钻项链  
祸福、恩怨、情仇扑朔迷离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徽州大宅

HUIZHOU

DAZHAI

张万金◎著

APO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大宅/张万金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96-4283-3

I. ①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483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封面设计:马 芳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3.5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1~21)

1931年2月23日夜里，一个黑影翻墙进了浙江磐安金氏丝绸厂的金老板家，一场熊熊大火吞噬了金家所有的生命与财产，也永远尘封了金老板罪恶的发家史。

可是，谢杏儿与金家用人万家泰不但逃出了火海，还盗走了金家所有珠宝，其中包括那条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珠宝——蓝钻项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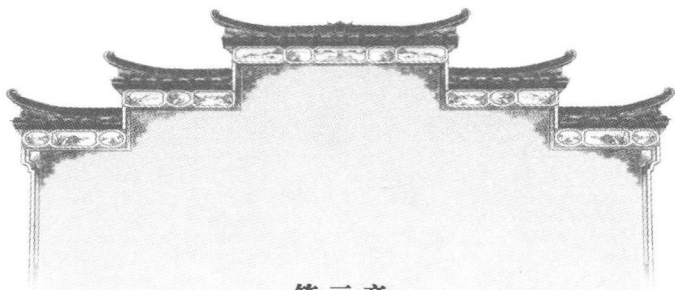
自此，万家泰从一个穷人一夜之间变成富翁。财富在给他带来幸福、快乐的同时，也带了灾难！

### 第二章

(22~60)

1932年春节刚过，万家泰与谢杏儿回到老家安徽歙县买田圈地，种桑养蚕。随着万福堂的落成，丝绸厂的投产，生意蒸蒸日上。

在这之前，万家发家的秘密只有万家泰与谢杏儿知道，现在多了个胡天蓝，是否这秘密从此就不再成为秘密了呢？



### 第三章

(61~94)

大太太谢杏儿、二太太詹素仪都为万家生了孩子，胡天蓝却无法怀孕，她渐渐感到在万家的危机，思绪如麻，下一步该怎么办？

1936年10月，万家的云锦制作出了点小麻烦，也正因为如此，万家泰有了一次意外的收获。而四姨太林雪来到了万福堂，她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寒而栗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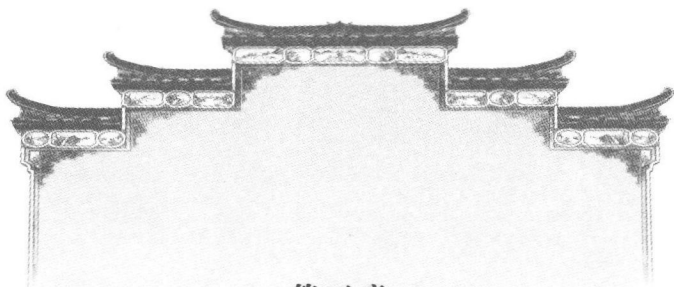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95~121)

胡天蓝的计划终于开始了，大太太女佣中毒而亡，三太太女佣被枪毙……万家开始乱了。

詹素仪从女佣王兰英口中得知了蓝钻项链的秘密。她想有这条蓝钻项链在，万家大乱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为了儿子，她要有所行动。

从此，万家暗战迭起，一系列的偷梁换柱、栽赃陷害、明刀暗枪纷纷上演……



## 第五章 (122~153)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市全城戒严，胡天蓝由陈警长带领穿过市区到达南京丝绸厂学习。这期间，万家泰的保镖徐齐天悄悄跟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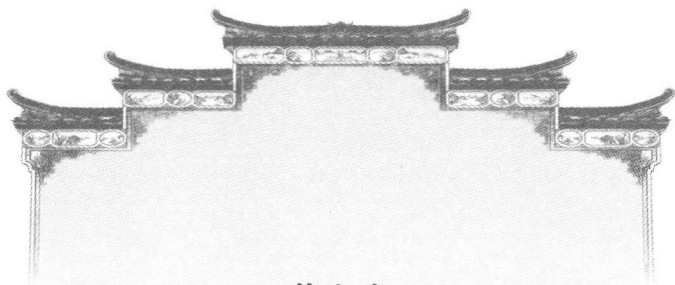
1937年初冬的一天，夕阳西挂，万家泰请来了戏班唱戏。这个晚上，万家大祸来临：蓝钻项链及全部珠宝被盗！

## 第六章 (154~186)

詹素仪的女佣王兰英突然不见了，警方顺着这条线跟到了上海。蓝钻项链终于回到了万家，可万家泰万万没有想到，那条失而复得的蓝钻项链竟是仿制品！

1938年大年初二，万家保镖徐齐天归来，他说出了胡天蓝与陈仲遥南京之行的勾当，并揭穿了她的身世。

胡天蓝死了，可蓝钻项链还没有回来。万家泰陷入沉思。



## 第七章

(187~209)

1938年2月7日，日军的炮火打到了皖南的宣城。警方对万家的案子查查停停。

蓝钻项链终于回到了身边，万家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不知道，它最终的命运会是什么。

一天，万家泰与共产党地下联络员马朝阳见面，这次，他终于知道了，这位独臂人就是助他获得蓝钻项链并成功从金家逃出的马三！

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一天，为了营救两个从茂林突围负伤的新四军战士，万家的人全被国民党士兵枪杀，他们还一把火把万福堂燃为灰烬。在这场灾难中，仅有大太太谢杏儿和她的女儿、二太太詹素仪的儿子有幸逃过一劫。谢杏儿望着大火里的万家大宅，毅然投奔了新四军……

## 后 记

(210~211)

## 第一章

### 1

1931年4月18日。春风荡开港口。

这天，浙江省赫赫有名的磐安金氏丝绸厂金老板花重金租用的“远望”号货轮停泊在台州商务港，近两千吨的丝绸、陶器等物品已经装上船，将于2月24日起程运往马来西亚。

金老板的发家要追溯到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金老板与南洋商人做起了鸦片生意，日进斗金的买卖使金老板在短短两年内成了富翁。为了隐瞒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花重金杀掉了南洋商人，又除掉了与他有勾当的国民政府磐安警察局的探长，随后，知道金老板底细的几个人似乎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最让金老板放心不下的就是马三。马三是金老板一个彻头彻尾的跟随者，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后来做鸦片生意，他都是金老板的铁杆兄弟。

一次，在交易过程中，买方的人趁他们不注意，在样品中掺进了杂物。马三发现后，上去就给那人一刀，双方械斗中，马三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事后，金老板抱着马三说：“马三，你是我此生最信得过的好兄弟，以后我们之间就不分你我了。等我们弄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办工厂，然后，我们再正儿八经地娶媳妇，过好日子……”

金老板的话使马三感动不已，他为有这样一个好老大喜极而泣。

世事陡变，马三怎么也料想不到，金老板为了除掉知情者，竟然连他也不

放过。

金老板对马三是留还是杀，犹豫不决。留吧，马三知道他的事太多了，迟早是个祸患。不留吧，毕竟马三跟着他多年，又于心不忍。反复考虑后，为了自己的利益，金老决定除掉马三。

马三在金老板一一除掉知情者之后，有点害怕。可马三想，他与金老板的关系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是金老板的生死兄弟。何况，论能量，论金钱，不论在哪方面，他都是不能与金老板比的，他对金老板构不成威胁。如此想来，马三踏实了许多。

一天晚上，金老板带人来到马三住处，一看来了五六个人，马三有点惊慌。金老板开口道：“马三啊，你我兄弟一场不容易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马三想，以往把家庭的事情都一一告诉了金老板，他今天怎么问起了这个？马三答道：“我老家基本没有什么人了，父亲、母亲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家里只有哥哥、嫂子，还有两个侄儿。”

“把你家的地址写下来。”

马三照做，写好后交到金老板手上。

“兄弟，你就安心地去吧。你的哥嫂、侄儿就是我的哥嫂、侄儿，我会给他们足够的钱，让他们衣食无忧。兄弟啊，别怪我无情，只是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啊，你多活一天，我就放心不下一天。为了我的事业，你必须消失！”

三魂走了两魂的马三还没有来得及跪求金老板饶命，一帮人举刀就砍。此刻见过许多血腥场面，并且手上不知沾满多少人鲜血的马三在瞬间清醒过来。毕竟，马三是个会功夫的人，尽管只剩一只手，对付这几个人还是不费多少事的，几个回合，马三乘机而逃。

随后，金老板召集了近二十人追杀马三。

“杀不掉马三，你们就不要回来！”

二十多人分三路追赶，一直追了近十里地也没有见到马三的影子。追不到，杀不了，就意味着这伙人回去后性命不保。为首者为了交差，想出了一个点子。

看着这帮人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回来了，金老板高兴得一一奖励。

金老板想来，如此，他的过去就不再有人知道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办起了丝绸厂，还兼营陶器。这样，彻底漂白了自己。罪恶被彻底尘封了起来。

## 2

金老板一直没有孩子，他到处求医，西药、中药、民间偏方，不知吃了多少就是无效。

一天，跑南洋经商的一个朋友给金老板出了个点子。

在夫人面前，金老爷没有不敢说的话，也没有不敢做的事。

“我想找两个女人试试，如果她们也不能怀孕，我就彻底死了这心了。”

夫人尴尬一会，还是无奈地顺从：“老爷，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

夫人知道老爷是说一不二的，再说，前些年她就隐隐约约听到了关于老爷的一些旧事，并知道了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作为夫妻，多少次，她想问问他过去的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怕老爷觉得她知道的事太多，她只想过平静的日子。夫人没有把话说出来是再正确不过的了，老爷费尽心思经营起了丝绸厂，并在浙江省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会让一个知道自己底细的人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包括他的至亲。

面对金老爷的突发奇想，夫人内心不悦，可她还是四下张罗。不久，两个姑娘从乡下来到了金家。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

金老板给两个女人分别起了个名字：大兰、小兰。

金老板有言在先：“我花大钱把你们接到我家，就是要你们给我生孩子。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我金家的座上宾，吃喝拉撒都有人照应，想吃什么就尽管吩咐。三个月内，谁要是怀孕了，谁就是我金家的人。两个人都怀孕了，都留下。要是没有怀孕就卷铺走人，我金家也不亏待你们……”

大兰、小兰连连点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兰、小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吃甜的，用人不敢拿咸

的；想穿红的，用人不敢拿绿的。

金老板也是铆足了劲，一边吃中药一边吃补品，还锻炼身体，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两个女人身上。

在她们身上，金老板找到了快感、乐趣。两个不懂性生活的女人任由金老板摆布，各种性交姿势使她们从害怕到惊奇再到渴望。在这样的肉体摩挲中，两个女人都对金老板产生了好感，甚至希望能留下来过富足的日子。然而，她们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她们在祈祷上天降福。在这种肉体的交欢中，她们渐渐萌发出的那种脆生生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两个女人月经正常，她们不免有些惆怅。

其实，更失望的还是金老板。

“还有两个月呢，等等看吧，或许那两个女人没有配合好，你教着点。”夫人说道。

“怎么配合呢？不就那么回事吗，能玩什么花样？”金老板的语气像温吞水。

不管能否怀孕，金老板在两个女人身上渐渐有了兴趣。不久，金老板干脆提出：让两个女人住一起，睡一张床。

在夫人看来，老爷真的疯了。

### 3

一开始，两个女人都有点害羞，但渐渐也接受了现实。老爷在与小兰行事的同时，一只手在大兰的乳房上搓揉，另一只手伸到大兰的阴部不停地拉动。这种超乎平常的刺激，使两个女人无法忍受，在一种痛苦与兴奋的呻吟中，大兰猛然把老爷从小兰身上推开，迫不及待地把老爷翻到自己身上，然后万马奔腾地疯狂叫起来。此时，她不把他当成老爷了，她只把他当成男人，她要掏空他……

激情之后是平静。

金老板累了，他不想与她们说话，只想睡一会。

两个女人无法入睡。

小兰说道：“老爷，我在你这里都快三个月了，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走之后老爷还能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小兰啊，你给老爷快乐，老爷给你银两。只是你没有怀上我的孩子，成不了金家的人。”

“怀不上，那是你的毛病，我尽力了啊。”

“也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可以到厂里做做事。”

“老爷，说实话，你和夫人对我们太好了，这恩我会记住的。可我父母亲还在等我回去，用我在老爷家得到的赏赐还债呢。我也想找个人嫁出去，想有自己的儿女。”说到这里，小兰似乎略带伤感。

“真的要是不愿意留下，我会多给你些银两，算是老爷给你的陪嫁。往后，要是日子难过，你尽管来找我。”金老板说得诚恳。

大兰一声不吭地听着老爷与小兰的对话，不禁泪流两腮。金老板见状，一边给她擦泪，一边问道：“大兰，你怎么了？”

大兰告诉金老板，她家在浙西大山里。一次，父亲在犁田，临村的一头黄牛跑到她家的田头露出狰狞，她家的牛在与那头黄牛对视一会儿后，疯也似的挣脱了木犁，与那黄牛厮打起来。父亲吓坏了，他知道两牛之斗必有一死，他一边喊人一边用鞭子抽打黄牛。这样的场面很危险，在两牛交角时，父亲瞅准机会用鞭杆猛地戳向黄牛的一只眼睛，黄牛的眼睛顿时鲜血直流，一下子松开交着的角，一角挥到父亲的肚子上。父亲死时，她才十二岁。后来母亲带上她赶了二家，继父是个有文化的人，在他家的几年里，继父教她认字、写毛笔字，她也看了不少书。到十六岁时，有一天晚上继父糟蹋了她。为了不使母亲悲伤，她偷偷离开了继父家。

大兰如泣的叙述令金老板心疼，他把大兰搂在怀里：“大兰，你就留在我们家吧，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一旁的小兰说：“大兰姐，你就留下来吧。你现在也没有家了，出去了也没有依靠，嫁个富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嫁了个穷人，说不定连饭也吃不饱。再说，老爷对我俩挺好的，夫人整日像个病猫，老爷也需要你啊。老爷，那夫人会同意吗？”

“这放心，我不但会叫她同意，我还会叫她对大兰加倍地好。念在老岳父在磐安也是大户人家，对我又有救命之恩，所以我才没有把她赶出门外……”

大兰终于心动了。

三个月转眼即逝。小兰在金家人的护送下回到了老家，大兰留了下来到厂里上班。

“夫人，我是农村人，没见过世面，读书又少，很多地方需要夫人您的指教。无论如何，您永远都是太太，您吩咐啥我做啥。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就要齐心协力把这个大家庭打理好，为老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大兰的话，夫人听得还算顺耳。

自从大兰留在金家之后，金老板的脾气、情绪好多了，对夫人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在夫人想来，就这样也挺好的，一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满足老爷的要求，大兰其实是帮了自己；二是老爷与大兰只做暗地里的夫妻，她面子上也过得去。尤其是大兰对自己嘘寒问暖，她更觉得受用。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淌着，金家家庭和睦，生意蒸蒸日上。

#### 4

四年前，十四岁的谢杏儿从家乡皖南逃婚来到了磐安，一直在金老板家做保姆。如今十八岁的谢杏儿水汪汪的大眼睛灵动十足，长长的瓜子脸嫩得好似一点即破，胸前那两个呼之欲出的爱物似乎拥有了整个春天。

春天，就是给人一种蓬勃的感觉。男人们在对谢杏儿一瞥之后，那心儿就像杨柳在轻轻荡漾。有的是叹息自己命中无福，摇摇头，便不去多想了。有的则见过她后就放不下，思慕着、畅想着。

这其中便有一个叫万家泰的男人。

认识谢杏儿是在一天上午，万家泰把一包包的丝绸从车间往成品仓扛，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终是体力不支重重摔倒在了地上。这时，从花园浇花出来的谢杏儿刚好路过，她见有人倒在地上，身上还压着一包丝绸，便连忙放下手中的水

壶,奔了过去。万家泰摔破了头,鲜血直流。谢杏儿一边喊人,一边用自己的衣角按住他的流血部位。其他工人闻讯赶来,急匆匆把万家泰送到诊所。

事后,有人告诉万家泰,那天救他的女人是老板家的保姆谢杏儿。

万家泰今年三十来岁,家住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在他七岁时,父亲死于痢疾。万家泰从小就常在山里钻来钻去,学会了捕蛇、捉鸟的本领。十六岁那年,家里失火,在把病中的母亲背出来后,他又折转身去背祖母,就在跨进门时,房上烧断的椽子正好落下,把他打趴在地,除胳膊、小腿轻伤外,左脸被划了一个近三寸长的口子,尽管血流不止,他还是在房屋倒塌前把祖母救了出来。不幸的是,在此后的两年间,祖母、母亲还是相继病逝。

没有了亲人,万家泰成了孤儿。

远房的长辈们也曾张罗给万家泰找个媳妇,可村里村外的姑娘没有一个看得上这个穷小子。在万家泰看来,穷得叮当响的他此生注定讨不到媳妇了。

三十岁那年,万家泰在乡人的指引下来到了磐安。不久,他进了磐安金氏丝绸厂做了一名搬运工。

事故发生后,从同伴口中得知是谢杏儿救了自己,万家泰异常激动。对于谢杏儿,万家泰不知道她的名字,却因她每天都要经过成品仓门前去花园给花浇水,便有了无数次与他擦身而过的机会。有一次看着谢杏儿的背影,他的心里打了个激灵。瞬间有个可笑的想法:这么漂亮的丫头要是我的媳妇就好了。

## 5

192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金老板像往常一样来到大兰房间。

其实,自从有了大兰之后,这些年金老板就很少与夫人在一起,偶尔在一起也是商量厂里的一些事情。

在金老板没有来之前,大兰就早早洗浴上床了。

金老板回来后,也照样淋浴一番。当他掀开被子,看到大兰赤身裸体,一股热血冲到头上。他把大兰双手用红丝绸捆在床头,两腿分开后用黄丝绸把脚固定在

床沿。这是金老板最喜欢的一种做爱方式，这种方式使大兰高潮来临时躯体无法扭动，他会感到无比刺激。

谢杏儿路过大兰窗下，听到大兰呻吟不断，就停下了脚步，从窗缝向里面看去。眼前的景象把谢杏儿吓得一惊，这是谢杏儿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女赤身裸体交缠在一起的场面。

少女的心被掀动起来，像雏菊在悄悄绽放，一种异样的快感袭满全身。

谢杏儿的心无法平静……

## 6

这天上午，万家泰遇到了去花园浇水的谢杏儿。

“你叫谢杏儿？”万家泰怯生生地问。

“是呀，我就叫谢杏儿。你那天摔倒了，不就是我扶起了你吗？大哥，你扛那包太重，怎么不两个人抬呢？”谢杏儿关心地问道。

“两个人抬不是两个人分钱吗，这样两个人的钱就归我一个人得了。”

“大哥，听你口音和我差不多，你是安徽人吗？”

“是的，我家在歙县。”

“大哥，我也是歙县的。大哥，我俩还是老乡呢。”谢杏儿激动起来，她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老乡，还救过他。

“大哥，今晚吃了晚饭后，有时间的话到花园说说话。”

谢杏儿主动相约，万家泰更是不知所措，那双从来没有摸过女人的手紧紧地握着谢杏儿的手久久不想松开。

在万家泰的焦盼中，太阳落山了。

人就是这样怪，惦记一个人时心里痒痒的，预演了好几遍要说的话，真到了要说时又变得结结巴巴。花园里芳香袭人，很静，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万家泰左顾右盼不见谢杏儿，他想，她可能也就是来唠唠家乡话，现在有事脱不开身，也就不来了。就在万家泰准备离开时，谢杏儿来了。

谢杏儿告诉万家泰她是如何来到的金家，她十四岁那年，父亲背地里收下了提亲人送的彩礼，母亲当时就不答应这门亲事。母亲知道，那男的虽是大户人家的儿子，可他是个瘸腿，说话还口齿不清。在父亲的坚持下，她与那男人见了一面。见面后，父亲告诉她，二月十六成婚。一千一万个不愿意的她被父亲锁在了屋里。有一天，母亲终于瞅准了机会把锁弄开，她就这样逃离了家。后来，她听说，那男人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死了。

万家泰也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大哥，我们是老乡，又都是穷人，以后我们要互相照应着点。”

“嗯。”

“大哥，我要回去了。我也就这点时间有空。”

万家泰恋恋不舍地目送谢杏儿离开花园。

就在谢杏儿离开花园十多米远时，碰到巡更的，谢杏儿灵机一动，说是上午浇花时丢了东西在花园，巡更的问谢杏儿找到没有，她告诉他，就是一根发卡，找不到了，算了。巡更的倒也热心，要去帮谢杏儿找，被谢杏儿婉言拒绝。这一切万家泰听得清清楚楚，他打心里佩服谢杏儿的聪明，同时感到谢杏儿是在保护他。

在以后的日子里，晚上的金家花园常常有了两个身影，两颗心渐渐走近。

“大哥，你准备在丝绸厂干多长时间？”

“还没有想呢，能干到哪天算哪天。我不像你，你的母亲还在盼你回家，我呢，虽然说是有家，可那已是形同虚设了。对于家，我只想每年清明节时回去上上坟……”说着说着，万家泰的眼泪流了下来。

“大哥，你不想成个家？”

“怎么敢往那上面想啊，你说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又没有钱，谁愿意跟我过日子呢。再说，就是有人愿意，我还不愿意，我不能坑人家啊……”

“大哥，你不要难过，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只顾着挣钱。说不定哪天好运就会落到你头上。”

岁月静好。

1931年4月20日，离起程时间还有四天。小兰被请回到金老板家，金老板要把小兰带上，去南洋玩玩。

在金家，金老板与夫人住一间，大兰、小兰住一间。这天，金老板一早上就在院子里转开了，他在算计这趟远航会给自己赚多少钱，稍稍一算后，金老板不由得喜出望外。

吃过晚饭后，金老板到工厂宿区看看，在那里即便是看到工人们在赌钱，他也只是说别玩大，输赢大了伤和气。之后，他与夫人、大兰、小兰打起了麻将。麻将停后，金老板泡泡澡，然后到了大兰、小兰住的卧室，像以往那样，三人睡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麻将又开始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夫人的牌很背，一牌也没有和，夫人显得有点烦躁，她倒不是在乎输赢，而是觉得大兰与小兰在打牌上有猫腻。夫人时不时地故意把牌弄掉到地上，然后弯腰去捡，她想看看大兰、小兰是否在桌下面有动作。几次之后，她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调整了心态。再过一个多小时，夫人不但把输的钱捞了回来，还倒赢了。一直到吃晚饭前，夫人的牌都很顺，想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其他三家输得一塌糊涂。大兰把牌一推：“不打了，吃饭了。”

这正中夫人下怀，收拾好之后，夫人心情大好地说：“今天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保证是你们从没有见过的，想看吗？”

大兰说：“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太太您就快拿出来吧。”

“对，让我们饱饱眼福。”小兰接上说道。

金老板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见夫人打开柜锁，他知道了，夫人要拿出来的是——蓝钻项链。

这条蓝钻项链是金老板一个叫小岛杨木的日本朋友在临终时送给他的。小岛是全日本排名第四的富商，他从金老板运去日本的丝绸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在商贸往来中他与金老板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在中国，金老板两次救了小岛的